

恩津宋氏族譜卷之一

己亥譜序

余頃在漢師嘗撰本宗恩津世譜柏谷鄭相公峴壽過余因見謂曰凡人之宗高祖外高祖暨內外曾祖母之父祖母之祖父祖母之外祖父外祖母之祖父及外祖父是八高祖也撰錄八祖之系派卽八寸譜也如欲一展閱而盡究源委盍修而爲之譜予余感其說遍訪都中蒐得諸大家世譜六十餘卷窮搜博考無有餘蘊惟我八祖之根枝瞭然如視諸掌又參質於友族輩多得其詳首尾十四年始爲就緒凡內外從兄弟再從三從之類八百餘人若大父叔姪孫之屬不可勝數遂立本宗世譜手寫一編昕夕寓目親愛之良心自不覺其油然而不亦驥耶不幸變起倉卒泯沒於兵燹之中惜哉余飄泊窮村與死爲隣罕與人接又譜牒無可徵雖欲更爲撰輯得乎追思舊譜如鴻踏雪徒費浩歎而已今於清燕之暇只究得本宗始末頌其大略且據宗兄圭庵先生所錄世系參以聞見錄其梗槩如左其於敬宗睦族之道未必無少補爾

萬曆己亥長至月下澣後裔耨壽敬識

丙午譜序

宋氏族譜舊有數本其一出自余叔父知禮公謂是圭庵文忠公所作也凡例簡質便於考覽其餘本想皆其子孫也然以其親疏各有詳略勢當然也崇禎甲辰宗人合謀八梓遂就諸本去取折衷



又令諸家各具其事實而編入之際又不免略加修刪要皆去煩就約簡其編帙以便印布而已  
竊惟遷固自叙其世遠自重黎高項歐陽公亦沂至大禹而我宋自得姓以來其可知者僅止十餘  
世其玄遠之緒略見於礪山之譜者又厯厯焉文獻之不足乃如此哉編摩既訖又集諸  
碑誌表碣與凡記事文字合為一卷以為附錄庶幾哉詳者不煩而略者不遺使來者  
繼焉又惟世益遠子姓益多則收為一譜難矣伊後則使得別自為譜各有高玄再而成  
九而以族刪集則亦當復有會通之時矣歐陽之例正亦如此爾然推以至於一人之身則孝  
悌之心油然而生可如蘇氏之說矣各知來處而忠義立焉則有益朝廷誠如張子之訓矣凡  
譜於斯者所當知也時

崇禎丙午五月日判事公十三世孫時烈序

丁亥譜跋

我宋之譜蓋數百年矣舊有二本其二卷者為祖而四卷者其孫也徃在 純祖戊子將增刊工  
既始旋有歧貳之論遂成派譜而徃徃為郭宗韜嚆矢者有之可勝歎哉故參判正熙氏主  
宗盟及發修譜之論諸宗莫不樂聞而從之遂就寬洞齋舍用活字設局其規模條約惟  
舊譜為準以為會通而舉羸力絀功未易集遶仁甫迭掌其事閱數曆而竣其役此蓋  
吾家屢世未遑之事若有待於今日豈不為舉一門莫大之幸而實惟我祖先之靈默相



其事以底于成也譜凡十九冊爲我雙清府君之裔者無不歷歷一開卷榦枝源委親踈遠近瞭然如視諸掌親愛之心自不覺油然而生家之有譜其可小乎且念新舊譜自兩而爲四自四而爲十九此實陰陽加倍之數從茲以往又不知加倍者當爲幾何也於不感哉余於是役終始參聞其末議遂略志其梗槩如此時

崇禎紀元後二百六十年丁亥五月日判事公二十二代孫大匡輔國宗祿大夫頤中樞府事近洙謹識

### 丙子譜序

目今天地一新東西通門戶黃白契金蘭而人或同姓中區區屑屑於此親而彼疎彼真而此不的則無乃太局太泥於舊日科臼者乎此所以今日吾宋大同譜之所由作也吾姓自貫恩以來至于數十餘代而與我同貫者雖未知中間來歷之爲如何均是爲吾雙清府君遺裔則明矣且考外方所藏諸家家乘各自父而詔其子祖而命其孫以此傳之幾代矣是豈曰元無所據而惟其所恨者天定南北交通隔絕有或非大宗所共知之爲某派某裔焉今當千里旌席之日以此而又任他徃昔之吳越相逖焉其於天下人耳目無幾乎見笑而抑又有祖先之靈則豈不嗟唏長歎於均是我子孫之遺意也哉孔夫子之作春秋也知我罪我者其惟此乎今茲之舉縱不敢擬之於魯之麟史而後世之罪我者

其必以此而證成云爾

丙子三月下澣判事公二十三代孫斗永謹序



恩津宋氏族譜

世傳恩津之宋實與礪山宋氏同源有諱惟翊為礪宋始祖其弟天翊礪諱或作翼或作益居於恩津大焉礪諱亦載此語而無他左驗不可詳也且未知自諱天翊至判院府君其間復有幾世也姑錄于此以俟

知者

按尤庵換其仲氏郡守公時默行狀云祖於恩津者實天翊也礪諱明載惟翊天翊二祖而恩津則未曾及不得以傳疑為說又按同春與尤庵書曰吾家文獻無可徵者先世碑誌既皆以判事為鼻祖鄙意礪諱雖不虛自天翊至判事又未詳其幾代則今何可捨聞見所及文籍所載判事而遠尋不知代數之天翊為鼻祖耶

始祖

大原 高麗判院事○或云初諱堅字川至封恩津君未知是否有傳恩津城底村西金盤形二古塚即恩津宋氏始祖墓之說故府君十二世後諸孫累次往尋未得其詳仍以宋氏疑塚傳來矣

二世

得珠 郡事○或云珠當作周官舍人

三世

春卿 寶城郡事

四世

其敏 平山府使墓楊州外西山馬山梨谷 坐墓表尤庵文正公時烈撰同春文正公後吉書○無子以誤而然也 明誼 字宜之號乾齋受業于不護堂申文貞公賢之門有諸賢理氣門答篇元至正壬寅歲己酉以都官正郎按廉慶尚道園隱隱諸名士皆以詩送之牧隱為之序官至司憲府執端始家懷德今大德郡○大德東面土井里有遺墟 憲宗乙未立小碑十四世孫基鼎撰并書 高宗乙亥以



粵在甲戌春吾宗若甫人擬謀吾宗修譜事過余言之曰是不可能者有三覆億之族意思不同一也主張巨創難得其人二也無限之經費無人可辦三也以不經紀之為愈止之曰合此三者然後修譜則雖千百年不可能者已辦也凡事如有能始作者則思過半矣乃於其時遍訪諸族得同意總會受議而主其席者大宗孫斗來也掌其財者秉允也略定規模設所於山南而中間亦不無諸族之贊否二論然事既設矣費既駁矣有不可罷之問題因循進行者為三箇星霜則幹蠶者之腐心焦思擔財者之湯湯資力無有餘地也然其規例過涉簡略大有憾於我宋世傳歷史而其於力量之不逮時勢之不古何我往昔丁亥譜則諸族之散在京鄉者或不無不知不人之歎今則廣搜遠掇期欲無遺而亦不免間有不及之嘆焉為功既訖請余一言以記之略識其顛末如此云爾

歲丙子閏三月上泮判事公二十二代孫秉五謹識